



□周洪华

沿着黄河遇见海。遇见海的一刹那，率先遇到一座城——垦利，黄河入海口就在这座城的辖域。

垦利位于黄河尾间，典型的在河之洲，也是我国第二大河口三角洲——黄河三角洲的顶点轴心。

黄河文化，在垦利续写着神话传奇。这里有古代传说中的“息壤”，岁岁年年，一刻不停地“生长”着土地。《山海经》郭璞注：“息壤者，言土自长息无限，故可以塞洪水也。”黄河流经这里，用“息壤”驱赶海水，向大海索要土地，在漫长的岁月中，一厘一寸、一尺一丈，慢慢地淤积形成了以垦利为顶点的近现代黄河三角洲。

近代黄河三角洲，是黄河1855年从铜瓦厢决口夺大清河流程形成的扇面型土地；而现代黄河三角洲，则是1934年以来至今仍在继续形成的扇状地形。一百多年前，站在垦利宁海遥望前方，大海浩瀚，波涛汹涌，水雾茫茫。黄河从黄土高原挟裹着“息壤”滚滚而来，劈波斩浪，一往无前。河水碰撞着海水，“息壤”在海底扎根，向海面生长，填海造陆，不断创造着中国最年轻的土地。今天，滚滚黄河依然每年在这里携沙造陆两万亩左右，使垦利成为全国“生长”土地最快的地方。

漫长的岁月里，不同地域迁移携带的原创文化在这片新生土地上不断磨合交融，形成黄河口独具特色、和谐包容的迁徙文化。

1939年，因生活所迫，我的曾祖父携家带口，由广饶县移居垦利东部的下镇洼，垦荒种田，定居下来。他们挖地窖子居住，引黄河水灌溉，春秋秋收，勤劳耕作，扎根黄河口，繁衍生息。

抗日战争时期，垦利是革命老区，是清河军区的大后方，被誉为山东“小延安”。红色文化在这里浓墨拓印，书写了水乳交融的军民鱼水之情。这里土地广袤，水泽众多，芦苇遍野，红荆丛生，芦苇丛、青纱帐、红荆林成为抗击日寇的好战场。八路军山东清河军区在垦区建立了医院、学校、剧团、被服厂、枪械维修所、北海银行清河分行、晒盐合作社、军粮所以及垦荒生产单位，积极开荒种地，发展生产，为前线的八路军提供后勤保障。生产的粮食、食盐、被服，不仅供应了清河军区需用，还运往胶东、鲁南，支援了其他抗日根据地。当年，十多岁的母亲见证了垦区人民子弟兵帮助百姓下田耕作劳动、反扫荡中阻击日寇转移群众，老百姓积极送子参军、缴纳公粮、纺线织布、纳军鞋、组织担架队支援前线的军民鱼水之情。

垦利是胜利油田诞生地，是胜利油田的主战场和中心地带。

1965年，在垦利区胜利村附近32120钻井队钻探的坨11井，发现了巨厚油层，成为我国第一口原油日产过千吨的油井，胜利油田由此得名。这里是胜利油田的生产腹地，石油工人在这片土地上战酷暑、斗严寒，胸怀为国找油的雄心壮志，饮马黄河尾间，逐鹿

渤海湾畔，在工作和生活环境极端艰苦的情况下，发扬“有条件要上，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”的精神，在茫茫盐碱滩上，跋涉勘探，钻井找油，继大庆油田之后，钻探开发了新中国第二大油田——胜利油田，创造了中国石油史上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新篇章。

初秋的垦利硕果飘香，大地一片葱茏繁茂。站在坨11井纪念碑前，看着黑色大理石上雕刻的“中国第一口千吨井坨11井”烫金大字，仰望既代表“11”字符，又象征石油井架的不锈钢雕塑，以及其上象征“翻开石油史上新篇章，从胜利走向胜利”的打开型书籍塑件，我感慨万千。这座纪念碑展示着石油工人战天斗地、为国找油的劳动成果，也凝结了光荣的石油会战传统和浓郁的石油文化。

时光荏苒，岁月倥偬，纪念碑旁坨11井老骥伏枥，依然在蓝天下向地下争油。整洁的井场，已经看不到当年现场奋战的泥泞坎坷、野苇荒径，但这座纪念碑和垦利这片土地上遍布林立的井架，一直在诉说着石油精神，在书写着石油文化，在怀念着曾经奋斗的光辉岁月。

万里黄河，辗转奔流，在垦利区黄河口镇一路向东汇入渤海，富含泥沙的黄河水冲刷积淀，带来大片原生态风景。

沿着黄河一路向东，杨庙·黄河里风景如画，天宁寺生态林场树木蔽日，万亩菜园葵花向阳而生，永安稻田画色彩缤纷，民丰湖碧波荡漾，植物园百花盛开，城区绿植丰茂，田野郁郁葱葱，湿地星罗棋布，河道水系纵横，尽显绿色之姿，生态之貌。

沿着黄河一路向东，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内芦苇遍野，水淖交错，百鸟翱翔。高空俯瞰可见黄河水漫流而过形成的岗、坡、洼相间分布，波浪涟漪状的“潮汐”地貌，似大树展枝，如丝带飞舞，神奇壮观。黄河水入海之处，黄蓝交汇，界限分明，堪称绝色风景。

海河相会处形成大面积浅海滩涂和湿地，成为迁徙候鸟重要的中转站、越冬栖息地和繁殖地。这里有草兔、狗獾、赤狐、艾鼬、黄鼬、丹顶鹤、东方白鹳、大天鹅、灰鹤、丹顶鹤、白鹭等野生动物千余种。每年秋冬季数百万只飞鸟迁徙黄河入海口，在此繁衍栖息，被誉为“鸟类国际机场”。

漫步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，蓝天上白云朵朵，大地上草木葱茏，良好的湿地生态，为各类植物提供了生长生存的乐园，区内自然植被覆盖率高，拥有芦苇、怪柳、旱柳、杞柳、翅碱蓬、马绊草、野大豆、益母草、罗布麻、茵陈、蒲公英等野生种子植物数百种，是中国沿海最大的新生湿地自然植被区。

泱泱黄河入大海，四时景色各不同。步入黄河入海口，春风里，草木吐翠，犹如置身绿色的海洋，叶芽嫩绿，生机勃勃；夏雨中，怪柳傲然挺立，兀自花开，芬芳馥郁；秋高气爽的季节，翅碱蓬红毡铺地，蒲公英随风飞舞；冬日里，湖冰透亮，芦花飞雪，万亩芦苇荡呈现浩荡之姿。

（作者为山东省作协会员）



主办单位：  
山东黄河河务局  
山东数字文化集团

承办单位：  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



“大河奔流——我与黄河文化地标”  
征文投稿邮箱：  
qlwbfnjzg@qq.com

## 应是黄河入海时

□颜竹村

维港岸旁，腥咸的海风裹起浓重的海水向我扑来，货轮鸣笛，声音低沉而悠长，悠忽间，我想起了家乡的黄河号子，指尖不自觉地轻敲潮湿的围栏。

这是我来香港后第一个独自度过的春节，晚八点，对岸的霓虹灯闪烁不停，光晕和海水的味道牵动思绪，好像一下就飘回了鲁北的黄河滩——爷爷古铜色的臂膀在夕阳下泛着光，纤夫的号声混着浪花拍堤的节奏，在宽阔的河面上荡出老远。那调子像脚下的黄土一样厚实，听着听着，就能从曲调里品到泥沙的滋味。

过节了，怎么也得犒劳一下自己。我决定下馆子吃海鲜。听着我用蹩脚的粤语怯生生地点菜，临桌的阿公热情地拿起菜谱向我介绍：“‘炸黄金’，这个必点啰！油炸黄金鲤鱼，是这里的头牌喔！”阿公边说边竖起拇指。

“黄金鲤鱼？是四个鼻孔的黄金鲤？”我问。

“怎么会有四个鼻孔的鲤鱼啊！”阿公笑道，眼角挤出细密的褶皱。

“阿公，这您就不知道了吧，在我老家，四个鼻孔的黄金鲤才是头牌呢。”于是，我颇有点骄傲地向阿公讲起我家乡的那条大河……

我生长在黄河岸边，爷爷曾做过黄河河工，爸爸也在河务系统工作过，黄河，已经是我融入血脉的存在。小时候，每年开春，我总吵着让爷爷带我去黄河入海口看凌汛，冰排迅猛撞击的声响，像极了春节包饺子剁馅的动静。那时爷爷总说，“瞧见没，浑水进了蓝海，可就认不出了。可它骨子里，还是黄河。”我乐意看这壮阔的奇观，更感触于爷爷那句朴实的话——水流千遭归大海，可它骨子里，还是黄河！

爷爷从小就告诉我，黄河是沃土之源，滋养着数不清的神奇，而那条四个鼻孔的黄金鲤，就是从这里找到的。“快看，金鳞赤尾，四个鼻孔，”爷爷从淤泥里捧出它，“四个鼻孔？”我笑：“爷爷，怎么会有四个鼻孔的鱼啊？”

“这你就不懂了吧，它上唇两个，鳃盖两个，是专门用来滤泥沙的，只有黄河里才有这样的鱼。”爷爷突然认真地对我讲：“孩子，记住，只有这四个鼻孔的，才是真正的黄河鲤！”

那时的我只觉得它相貌喜人，却未曾意识到，想要和这位老朋友叙旧，竟变成了一件如此困难的事！就像儿时的我从未意识到，爷爷口中每到阴雨天就来访的“黄河记号”，竟是年轻时抢险被冰凌划穿的痕迹。

我轻挑起盘中的“炸黄金”，鱼肚雪白，外壳薄脆酥松。吃着吃着，我的眼前浮现出爷爷的模样——他撑起一捆纤绳，宛若黄河撑起一片经久不衰的骇浪，鼓动的青筋在更迭的岁月里翻滚，堆叠起龙的骨脊，炙热的身躯，又在无数次枪林弹雨中牵连着两岸的血肉，蛇形于壮阔的疆土之上。

我的眼眶有些湿润了！阿公举起手中的冻柠茶与我碰杯，并执意替我付账，我反复推辞也没争得过他与生俱来的语言优势，便有些害羞地摸摸头，“阿公，这怎么好意思！”

他好像看出了我的羞赧，爽朗地笑道：“这可不是免费的，下次我去内地找你，你可得请回来喔！”

“一定的！您想去哪儿尽管来问我。”

“就去黄河！”

“那太好了，您打算什么时候去啊。”

“我闲得很，随时都行！”

“哈哈，那是几时啊，到时候我可得好好准备准备来招待您！”

“那是几时呢……无论何时，应是黄河入海时！”